心悦诚评

心悦之，诚评之。文学、书画、摄影、音乐……诚邀您一起聊经典，谈创作，评作品。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心悦诚评”。

巴比松的春天

□郭轻舟

在巴比松小镇周边漫步，偶尔你会遇见一场疾雨。雨过天晴，一道弯弯的双彩虹在头顶升起。远处的天空尽管还是能拧出水来的深紫色，而阳光早已从云层里劈面而来，无论是远处的枫丹白露森林，还是近处的土地林木，都笼罩着一层金色。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花香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感叹道：哦，春天！

200年前，巴比松还是巴黎南郊枫丹白露森林西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1830年-1880年，随着杜比尼、卢梭、柯罗、米勒等艺术家陆续定居这个贫穷却风景优美的“画家村”，它渐渐成了世界闻名的艺术小镇，被美术史家称为“现代绘画的麦加”。人们来这里感受枫丹白露森林的晨光暮色、雷电霓虹，还要踏踏巴比松鹅卵石铺就的小街，看看被常春藤覆盖的老房子，更要在画廊、博物馆和艺术家故居陈列的作品里领略“巴比松画派”的袅袅余韵。

现实主义大师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年-1875年）定居巴比松之前在巴黎奋斗了11年，也跟着老师德拉罗什画一些脂粉气浓郁的女子肖像糊口，被鄙视、被嘲笑，遭受生活的无情鞭挞。繁华的城市与这个农民的儿子格格不入，倒是卢浮宫像沙漠中的绿洲，给予他无尽的滋养。

1849年，米勒离开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巴黎，带着妻儿移居风光秀美的巴比松小镇，直到1875年离开人世一直定居于此。他上午劳作下午画画，在农民和艺术家之间无缝切换，闲暇时间则忙着洗衣做饭捡拾柴禾，打草播种喂孩担水，和妻子一起含辛茹苦养育着9个子女。纵然生活拮据、条件艰苦，胜在灯火沁暖、家人可亲。

米勒笔下的场景没有宏大叙事，往往宁静温情、充满悲悯，琐碎细致而美好。比埃尔平原富饶美丽的田园风光和质朴劳作的农民激发了米勒的灵感，画出了《拾穗》《晚钟》《喂食》等后来享誉世界的作品，也让米勒成为世界顶尖的艺术家。

《春》（布面油彩 86x111cm 巴黎奥赛博物馆）是米勒为数不多的风景画之一。粉紫、嫩绿、浅棕等明亮的色彩交相驳杂，谱写了一曲春意盎然的交响诗。一道泥泞的小路将田畴分为两半，左边的田垄里蔬菜簇簇新绿，几棵小树开出了繁密的花儿，在阳光下闪烁着别样的光芒；右边一棵稍大点的树，在云朵的阴影里花朵如灼灼的光斑晶莹润泽。小路近处的野花也已斑斓成锦，人们的脚印清晰可辨，旖旎地伸向无尽的远方，金色的田野汇聚成远处的地平线。林木掩映着农人的屋舍，几只鸟雀如花籽一样欢快地撒向天空。定睛看去，会在远处的花树下看到避雨的母子，他们像大自然中的两个逗点，显得异常渺小，却又与大自然亲密无间、不分彼此。

凝视良久你终于明白：米勒这是用画笔搭建了一个花木破土萌芽、万物欣欣向荣的春之舞台，连最微小的笔触也承载着生命意义。这不仅仅是一张画，更是人类的自然恋歌与灵魂深处的乡愁……

◀米勒油画《春》

轻舟燕谈

人人都爱苏东坡

□陆菁菁

文艺顶流、超级吃货、带货男神、抗洪英雄、旅游博主……诸多名号加身，这，谁？苏东坡呀！

苏东坡是千年一遇的全民偶像：古有学子章元弼因痴迷他的《眉山集》而休妻；今有骨灰级粉丝林语堂将其奉为“人间不可无一难存其二”；诗人余光中毫不掩饰放言：“如果我要去旅行，我不要跟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跟杜甫在一起呢，他这个人又苦哈哈的，太严肃了！我愿意和苏东坡在一起，他是个有趣的人。”一个人如果是有趣的，那么连他的影子也不会乏味。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连影子都有趣的人。

近来读孙建勇所著《人人都爱苏东坡》，爱不释手兴致盎然。这本书以文艺大师、生活大咖、技术大拿、知行大德、率真大士五个章辑串起苏东坡的雅趣人生，所有这些都围绕一个“趣”字展开。如写赋之趣：从故意叹穷到画饼充饥；如赏月之趣：每有情思共婵娟；如论人之趣：来生莫做毒舌男……带你穿越历史，去走近那个豪放派诗人之外的苏东坡，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正襟危坐的，而是林语堂所言：“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你瞧，读来不信你不笑——

苏东坡也会耍小心机。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参加府试，他俩被安排在对角的两个座位上。许是因为紧张，苏轼一时大脑短路，完全记不起考题出自哪部典籍。一阵抓耳挠腮之后，只得向不远处的弟弟投去求助的目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辙当然不含糊，他把手中笔管放在嘴边，装作若无其事地轻轻一吹。一条暗语“飞信”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传给了哥哥。苏轼一见，笔管不就是“管子”嘛，他立刻茅塞顿开，明白了考题出自《管子》。接下来，他调运才思，下笔如神，很快就完成了一篇漂亮文字。这次，兄弟俩旗开得胜，双双中举。

苏轼喜藏砚集墨。有一次，米芾得了一方好砚，苏轼眼馋不已，很想搞到手。怎么办呢？苏轼左思右想，打算从米芾的弱点下手。趁米芾邀他赏砚之时，苏轼提出想试试墨，需要清水。米芾不知是计，出门取水。等他回来，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僵住——只见苏轼故意用墨条蘸着口水在砚台上研磨。严重洁癖的米芾岂能忍？他赶紧摆手：“拿走拿走，我不要了！”苏轼等的就是这句，他狡黠一笑，急忙揣着砚台告辞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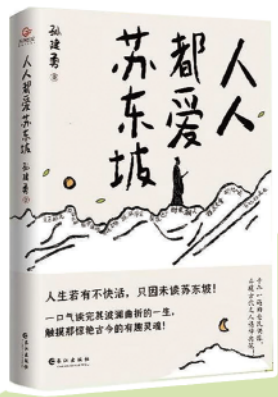
苏东坡也有房子带来的喜忧。嘉祐六年(1061)，苏轼和苏辙结束“京漂”模式，正式开始国家公务员生活。新到一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必须解决的当然是房子问题。经过一番考察，苏轼在京城置下一处房产，在父子三人打理下，庭院花木繁茂，馨香馥郁。苏轼除了对庭中草木逐一题咏，还不忘发朋友圈晒幸福：“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他的“东坡雪堂”更不必说，四壁为纸，挥毫点染，飞雪漫天。他在这里与友人饮酒作诗，探讨人生，将“雪堂”打造成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处闪亮的文化地标。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老体弱的苏轼得朝廷大赦回到阳羡(今宜兴)。经友人帮忙，耗尽全部积蓄买到一处“二手房”。办完交接手续，苏轼静待吉日搬家。没想到，次日，苏轼见一老太在村口哭得伤心，一问才知，老人的百年老宅被不成器的儿子卖掉，只是她不知道，买主正是苏轼。苏轼当即派人取来房屋买卖凭券，当着老太的面一把火烧掉，还找来老太的儿子苦心教导一番，让母子俩搬回了老房子。而那五百缗的购房款，苏轼只字未提，毫无索还之意。

苏东坡的人生数度大开大合，但他始终怀揣一颗超然达观、悲天悯人的心，把每一天都过成诗和远方。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合上书，对苏东坡的了解不再止于东坡肉、苏堤春晓、“乌台诗案”，不再止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作家蒋勋更是用“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可忧伤”这样的评价来形容苏东坡的快哉人生。苏东坡的人格魅力，道不尽，唱不绝。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潍坊晚报
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封敏